

朱子語類

彙校

叁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朱子語類

彙校

叁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類卷第三十一

論語十三

雍也篇二

子華使於齊章

子升兄「二」問：「子華使齊，冉子爲請粟，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、益之之意。」「二」曰：「聖人寬洪，『可以予，可以無予』，予之亦無害，但不使傷惠耳。」「木之。」

行夫問「冉子請粟」。曰：「三」「『冉子與之粟五秉』，聖人亦不大段責他，而原思辭祿，又謂『與爾鄰里鄉黨』，看來聖人與處却寬。」「四」

張子曰：「於斯二者，可見聖人之用財。」雖是小處，也莫不恰好，便是「一以貫之」處。
夔孫。〔五〕

「子華使齊」至「原思爲之宰」一段。^{〔六〕}范氏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循理而已，故『周急，不繼富』，以爲天下之通義，使人可繼也。」游氏曰：「『餼廩稱事』，所以食功也。今原思爲之宰而辭祿不受，則食功之義廢矣。蓋義所當得，則雖萬鍾不害其爲廉。借使有餘，猶可以及鄰里鄉黨。」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。尹氏曰：「『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』，而冉求乃資之。『與之釜』者，所以示不當與也。求不達其意而請益，與之五秉，故夫子非之。」又曰：「原思爲之宰，使其祿苟有餘，^{〔七〕}則分諸鄰里鄉黨者，凡取予一適於義而已。」^{〔右第四章凡七說，今從范氏游氏尹氏之說。伊川謂：「師使弟子，不當有所請。」其說雖正，然恐非本意。據冉求乃爲其母請，其意欲資之也。使冉求爲子華請，則猶可責之以弟子之禮；若爲其母請，則止欲附益之，故責之以繼富。恐或外生一意，非夫子責冉求之意。范氏第二說與楊氏、謝氏之說，大率以辭受取舍順理合義爲文，只說大綱，其間曲折詳備則不如尹氏之深切。呂氏曰：「富而與人分之，則廉者無辭於富。」造語未盡，不能無差。向使不義之富可以分人，廉者所必辭也。富之可辭與不可辭在於義不義，而不在於分人^{〔八〕}也。謝氏曰：「『與之釜』，『與之庾』，意其祿秩所當得者。」此說恐未穩。使祿秩當得，夫子不待冉子之請而與之。祿有常數，夫子何心輕重於其間哉！「爲其母請粟」，觀其文勢，非祿秩也明矣。曰「爲其母請」，即爲子華請也。呂氏說只據原憲^{〔九〕}辭祿而言，非謂不義之富也。餘。}

犁牛之子騂且角章「一〇」

問：「子謂仲弓曰：『犁牛之子，騂且角。』伊川謂多一『曰』字，意以仲弓爲犁牛子也。考之家語，仲弓生於不肖之父。其說可信否？」答曰：「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。」謨。家語弟子解篇載：「仲弓，伯牛之族，生於不肖之父，以德行著名也。」「一一」

問：「此章前後，作用人不以世類。南軒以仲弓言『焉知賢才』之故，故孔子教之用人。此說雖「一二」合，然亦似有理脈。」答曰：「橫渠言：『大者既立，則其小者所不棄也。』「一二」今欽夫此說無他，只是要回互，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。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，古人賢底自賢，不肖底自不肖。稱其賢可以爲法，語其不肖可以爲戒。」或曰：「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。」曰：「聖人已是說了，此亦何害。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，但要能改過，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。昔日是不好底人，今日自「一四」好，事自不相干，何必要回互。若不能改過，徒與回互，反益其惡爾。至伊川却不回互，「一五」然又要除却『曰』字，此『曰』字留亦何害？如『子謂顏淵曰：「吾見其進也。」』不成是與顏淵說！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，不必是與仲弓說也。蘇氏「一六」却說此乃論仲弓「一七」，非是與仲弓言也。」大雅。

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「一八」

義剛說：「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』。集注云：『仁者，心之德。』切推此義，以爲天生一人只有一心。這腔子裏面更無些子其他物事，只有一個渾全底道理，更無些子欠缺，所謂仁也。天生斯人皆有是心，皆有此德，然自外物有以觸其形，則其中動而其情始生，既有此情則私欲由之而長。纔有私欲，便是此心雜了其他物事；纔是雜了其他物事，則所謂渾全者便爲有欠缺；纔是有些子欠缺，便不是本來道理而爲不仁矣。顏子所以平日用工於『非禮勿視聽言動』者，所以禁絕此私意也。惟其用工切近而縝密如此，故其用力之至，至於無纖毫私欲少有間斷，而所謂渾全者，不違於心至於如此之久也。」^{〔一九〕}先生曰：「莫只將渾全道理說，須要解得那仁字親切便是，不可只把做一個渾全底物事說了。」^{〔二〇〕}義剛。

問：「『回也三月不違仁』。心猶穀種也，仁猶生理也，生理所以爲穀種之妙，穀種所以爲生理之舍，實非二物也。故曰『仁者，心之德』，言心之得乎？此理無有虧欠也。若無私欲，則一心之中生理流行，無有止息。回心三月不違仁者，其久矣。過此只是聖人無有間斷，其餘門人或日一至，或月一至。蓋此心或在或亡，至者自外而至。此理本在內而爲一身之主，今自外至，若爲客然，言至而不能久也。」^{〔二一〕}先生云：「仁與心本是一物。便」^{〔二二〕}被私欲一隔，心便違仁

去，却爲二物。若私欲既無，則心與仁便不相違，合成一物。心猶鏡，仁猶鏡之明。鏡本來明，被塵垢一蔽遂不明。若塵垢一去，則鏡明矣。顏子三個月之久無塵垢。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，少間又暗；或月一次無塵垢，二十九日暗。亦不可知。」〔二三〕

問：「『三月不違仁』，如何？」〔二四〕曰：「三月，只是言久爾，非謂三月後必違也。此言顏

子能久於仁爾，雖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，却能『知之而未嘗復行也』。」〔祖道。謨錄同。〕〔二五〕

又讀「回也三月不違仁」一段，云：「工夫既能向裏，只要常提省此心。心纔在這裏，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。」〔時舉。〕〔二六〕

問：「回心」〔二七〕三月不違仁，三月後亦有違否？」曰：「畢竟久亦有間斷。」曰：「這間斷亦甚微否？」曰：「是。如『不貳過』，過便是違仁。非禮勿視聽言動四句，照管不到便是過。」〔淳。〕

寓「〔二八〕」問：「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』云云。」〔二九〕如何是日至月至？」曰：「某舊說作「〔三〇〕」

其餘人有一日不違仁，有一月不違仁者。近思之，一日不違仁固應有之，若一月不違，似亦難得。近得一說：有一日一番見得到，有一月一番見得到。比之一日，猶勝如一月之遠。若顏子方能三月不違，天理純然，無一毫私僞間雜，夫子所以獨稱之。」〔賀孫。〕〔三一〕

問：「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』」〔三二〕且「〔三三〕」如今之學者，一日是

幾遍存省。當時門人乃或日一至焉，或月一至焉，不應如是疏略。恐仁是渾然天理，無纖毫私欲處。今之學者雖曰存省，亦未到這境界。他孔門弟子至便是至這「三四」境界否？」曰：「今人能存得，亦是這意思。但觸動便不得，被人叫一聲便走了。他當那至時，應事接物都不差。又不知至時久近如何，那裏煞有曲折。日至者却至得頻數，恐不甚久。月至者或旬日，或一二日，皆不可知。」又問：「橫渠云：『始學之要，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內外賓主之辨，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。過此幾非在我者。』」「三五」文蔚竊謂「三月不違」者，天理爲主，人欲爲賓；『日月至焉』者，人欲爲主，天理爲賓。學者工夫只得勉勉循循，以克人欲存天理爲事。其成與不成，至與不至，則非我可必矣。」曰：「是如此。」「文蔚」

問：「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』」「三六」伊川言『不違』是無「「三七」纖毫私欲，橫渠言要知內外賓主之辨。」曰：「前後說是如此。」劉仲升云：「與久而不息者氣象迥別。」「大雅」云：「久而不息，自是聖人事。」曰：「『三月不違』是自家已有之物，三月之久，忽被人借去，自家旋即取回了。『日月至焉』，是本無此物，暫時問人借得來，便被人取去了。」「大雅」

「顏子『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』，此正內外賓主之辨。仁便是人一坐宅子，主人則常常在裏面住，到得賓客或一日來一番、一月來一番，不可知。」或問：「一日來一番，比一月來一番者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畢竟不如一日來一番底。」「詠」「三八」

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^{〔三九〕}者，我爲主而常在內也；「日月至焉」者，我爲客而常在外也。仁猶屋，心猶我。常在屋中則爲主，出入不常爲主則客也。「過此幾非在我者」，如水漲船行，更無着力處。」^{〔錄〕}

正卿問：「集注『不知其仁也』云：『雖顏子之賢，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。』如何？」曰：「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，但其^{〔四〇〕}於這道理久後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，只是有些子差便接了。若無些子間斷，便是天理，便是聖人。所以與聖人一間者，以此。舊說只做有一月至者，有一日至者，與顏子^{〔四一〕}三月至者有次第。看來道理不如此。顏子地位下^{〔四二〕}比諸子煞有優劣，如『賜也聞一以知二，回也聞一以知十』，此事爭多少！此是十分爭七八分。張氏內外賓主之辨，^{〔四三〕}這道理譬如一屋子，是自家爲主，朝朝夕夕時時只在裏面。如顏子三月不能不違，只是略暫出去便又歸在裏面，是自家常做主。若日至者，一日一番至，是常在外爲客，一日一番暫入裏面來又便出去。月至者亦是常在外爲客，一月一番入裏面來又便出去。」又云：「『三月不違』者，如人通身都白，只有一點子黑。『日月至焉』者，如人通身都黑，只有一點白。」又云：「顏子一身，已自不見其身，日用之間只見許多道理。」^{〔賀孫〕〔四四〕}

「回也」^{〔四五〕}三月不違仁，是在屋底下做得主人多時。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」，是有時從外面人來屋子底下。橫渠所謂內外賓主之辨者是也。又曰：「學者須是識得屋子是我底始

得。」元秉。〔四六〕

問：「橫渠說：『始學之要，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〔四七〕內外賓主之辨。』若以顏子爲內與主，不成其他門人之所學便都只在外。」曰：「他身已是都在道外，恰似客一般。譬之一個屋，聖人便常在屋裏坐。顏子也常在屋裏，只有時誤行出門外，然便覺不是他住處，便回來。其他却常在外面，有時人來，不是他活處，少間又自出去了。而今人硬把心制在這裏，恰似人在路上做活計，百事都安在外，雖是他自屋舍，時暫人來，見不得他活處，亦自不安，又自走出了。雖然，也須漸漸把捉，終不成任他如何。」又曰：「『日月至焉』者，是有一日得一番至，有一月得一番至。」〔賀孫〕

問「日月至焉」一句。曰：「看得來日却是久底，月却是暫時底。」因說橫渠內外賓主之辨，曰：「顏子一似主人，長在家裏，三月而後〔四八〕或有出去時節，便會回歸。其餘是賓，或一日一至，或一月一至。以日較月，月又却疏。」又曰：「『不違』者是內〔四九〕，『至焉』者是外〔五〇〕。」又問「幾非在我者」。曰：「〔舍三月不違去做工夫，都是在外〔五一〕，不在我這裏了。〕」〔希遜〕。〔五二〕

問「三月不違仁」章，先生云：「只如一室之內，主人便是常常在此室中者。顏子是常有時而出外者。其餘人只是一日一次至其室者，一月一次至其室者。」〔卓〕。〔五三〕

問：「張子謂：『始學之要，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內外賓主之辨。』」〔五四〕如何是〔五五〕內外賓主之辨？」先生曰：「『不違仁』者，仁在內而為主，然其未熟，亦有時而出於外。

『日月至焉』者，仁在外而為賓，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。」〔廣〕

「三月不違」，主有時而出；「日月至焉」，賓有時而入。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，不特外面，蓋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一個不肯底意便是自欺。〔從周〕

「三月不違仁」，則主有時而出；「日月至焉」則賓有時而入。〔五六〕「過此幾非在我者」，到此則進不能已，亦無着力處。〔五七〕

問：「『三月不違仁』與『日月至焉而已矣』，」〔五八〕橫渠有〔五九〕內外之說。如何？〔六〇〕

曰：「譬如一家有二人，一人常在家，一人常在外。在家者出外常少。在外者常不在家，間有歸家時，只是在外多。」〔謨〕

問「三月不違仁」。曰：「仁即是心。心如鏡相似，仁便是個鏡之明。鏡從來自明，只為有少間隔便不明。顏子之心已純明了，所謂『三月不違仁』者，」〔六一〕只緣也曾有間隔處。」又問：「張子謂『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，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是如何？」曰：「學者只要『勉勉循循而不能已』纔能如此，便後面雖不用工，大段着力也自做去。如推個輪車相似，纔推得轉了，他便滔滔自去。所謂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』者，正謂說後不待着力而自不能已也。」〔時舉〕

「張子言『勉勉循循而不能已』，須是見得此心自不能已方有進處。『過此幾非在我』，謂過『三月不違』，非工夫所能及，如『末由也已』，真是着力不得。」又云：「『勉勉循循』之說，須是眞個到那田地，實知得那滋味，方自不能已，要住不得，自然要去。『過此幾非在我』，言不由己」了。如推車子相似，纔著手推動輪子了，自然轉運不停。如人喫物，既得滋味，自然愛喫。『日月至焉』者，畢竟也是曾到來，但不久耳。」〔明作〕

或問：「張子『幾非在我者』一句，如何看？」〔六三〕曰：「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，自然住不得。『幾非在我者』，言不待用力也。如易傳中說『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』之意。爲學正如推車子相似，纔用力推得動了，便自轉將去，更不費力。故論語首章只說個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』，便言其效驗也」〔六四〕，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。〔廣〕〔六五〕

味道問：「『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疑橫渠止謂始學之要，唯常」〔六六〕知內外賓主之辨，此外非所當知。」曰：「不然。學者只要撥得這車輪轉，到循循勉勉處，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去。如論語首章言學只到『不亦說乎』處便」〔六七〕住，下面便不說學了，蓋到說時此」〔六八〕便活。」因言：「韓退之、蘇明允作文，只是學古人聲響，盡一生死力爲之，必成而後止。今之學者爲學，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？」〔可學〕

周貴卿問「幾非在我者」意義〔六九〕。曰：「如推車子樣，初推時須要我着力。及推發了後，

却是被他車子移將去，也不由在我了。某嘗說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』，若是做到這裏後，自不肯住了，而今人只是不能得到悅處。」義剛。

問：「橫渠言『始學者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內外之辨。使心意勉勉循循，過此幾非在我者。』是如何？」七二」曰：「過此，即是『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』底意思。若工夫到此，蓋有用力之所不能及，自有不可已處。雖要用力，亦不能得。」又問：「是『七二』內外賓主之辨？」答曰：「『三月不違』爲主，『日月至焉』爲賓。主則常在其中，賓則往來無常，蓋存主之時少，在外之時多。『日月至焉』，爲其時暫而不能久。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其力，則工夫到後自有不可息者。」寓。

問：「『始學之要，當知「三月不違」與「日月至焉」內外賓主之辨。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，過此幾非在我者。』」七三」何謂『幾非在我者』？」曰：「此即『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』之意。蓋前頭事皆不由我，我也不知前面之分寸，我也不知前面之淺深。我」七四」只理會這裏工夫，使內外賓主之辨常要分曉，使心意勉勉循循不已。只如此而已，便到顏子『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』之地。『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』，然」七五」也只恁地。」淳。

問：「橫渠先生云所謂『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，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不審『幾非在我』之義是如何？」七六」先生云：「非在我，言更不着得人力也。人之爲學，不能得心意勉勉循循而

不已。若能如是了，如推車子一般，初間着力推得行了，後來只是袞將去。所謂『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』，若得說了，自然不能休得。如種樹一般，初間栽培灌溉，及既成樹了，自然抽枝長葉，何用人力。』〔七七〕

子升兄〔七八〕問：『『回也三月不違仁』，橫渠云『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〔七九〕莫是過此則〔八〇〕聖人之意否？』曰：『不然。蓋謂工夫到此，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。如車已推而勢自去，如船已發而纜自行。若不能辨內外賓主，不能循循不已，則有時而間斷矣。』孟子所謂『夫仁，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』，此語說得盡了。』〔末之〕

節〔八一〕問「回心」〔八二〕三月不違仁。先生曰：「如何是心？如何是仁？」節對云〔八三〕：「心是知覺底，仁是理。」曰：「耳無有不聰，目無有不明，心無有不仁。然耳有時不聰，目有時不明，心有時不仁。」節〔八四〕問：「莫是心與理合而爲一？」曰：「不是合。心自是仁，然私欲一動便不仁了，所以說〔八五〕『仁，人心也』。學者〔八六〕理會甚麼事？只是理會這些子。」節〔八七〕又問：「注下〔八八〕張子之說，莫是『三月不違』者是仁常在內，常爲主；『日月至焉』者是仁常在外，常爲賓？」曰：「此倒說了。心常在內，常爲主；心常在外，常爲客。如這一間屋，主常在此居，客雖在此，不久着去。」節復〔八九〕問：「如此則心不違仁者，是心在仁內？」先生曰：「不可言心在仁內，略略地是恁地意思。」又曰：「便是難說。」節〔九〇〕問：「『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如

何？」曰：「不用着力，如決江河，水至而舟自浮。如說學，只說到說悅處」九二，以上不用說。至說處則自能尋將上去，不到說處是不曾時習。時習則相將自然說。」又曰：「人只是一個不肯學。須是如喫酒：自家不愛喫，硬將酒來喫；相將自然要喫，不待強他。如喫藥，人不愛喫，硬強他喫。」節。

問：「橫渠說」九二『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還」九三莫只見許多道理，不見自身己，如何？」曰：「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，便自不由自身己。只是這個關難過，纔過得，自要住」九四，住不得，如顏子所謂『欲罷不能』。這個工夫人頭都只在窮理，只這道理難得便會分明。」又云：「今學者多端：固有說得道理是却自不着身，只把做言語用了；固有要去切己做工夫，却硬理會不甚進者。」又云：「看得道理透，少間見聖賢言語句句是爲自家身己設。」又云：「內外賓主，只是如今人多是不能守得這心。如一間屋，日月至焉者，是一日一番人裏面來，或有一月一番人裏面來，他心自不着這裏，便又出去了。若說在內，譬如自家自在自屋裏作主，心心念念只在這裏，行也在這裏，坐也在這裏，睡卧也在這裏。『三月不違』，是時復又暫出外去，便覺不是自家屋，便歸來。今舉世日夜營營於外，直是無人守得這心。若能收這心常在這裏，便與一世都背馳了。某嘗說，今學者別無他，只是要理會這道理。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，須是理會得分明。」賀孫。

至之問：「橫渠言始學之要，當知『三月不違仁』^{九五}」，此^{九六}過此，幾非在我者。」答曰：「且以屋喻之：『三月不違』者，心常在內，雖間或有出時，然終是在外不穩便，纔出即便入。蓋心安於內，所以爲主。『日月至焉』者，心常在外，雖間或有人時，然終是在內不安，纔入即便出。蓋心安於外，所以爲賓。日至者，一日一至此；月至者，一月一至此，自外而至也。不違者，心常存；日月至者，有時而存。此無他，知有至未至，意有誠未誠。知至矣，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；知未至，雖軋勒使不爲，此意終迸出來。故貴於見得透，則心意勉勉循循，自不能已矣。『過此幾非在我者』，猶云^{九七}『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』，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，待他自長進去。』又曰：「『三月不違』之『違』，猶白中之黑；『日月至焉』之『至』，猶黑中之白。今須且將此一段反覆思量，渙然冰釋，怡然理順，使自會淪肌浹髓。夫子謂『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』，只在這些子。學者^{九八}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。」又曰：「此知如『誠意』章相似。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至焉^{九九}，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，以至於慊快充足，方始是好處。」^{道夫}

問：「『三月不違仁』，伊川舉『得一善則拳拳服膺』。仁乃全體，何故以善稱？」曰：「仁是合衆善。一善尚不棄，況萬善乎！」^{一〇〇}

問：「呂與叔引橫渠說解遷怒事，又以『三月不違』爲氣不能守，恐是張子、呂氏皆是以己之氣質論聖人之言。」曰：「不須如此說。如說這一段，且只就這一段平看。若更生枝節，又外面